

十三經注疏

二十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焉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

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
今之不能也。爵命則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
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
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
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耳上
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
故宜云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決於良反
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與者前
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決於良反
古愛反浸子鴛。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止者
反灌古亂反。謂來受爵命者也。

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疏。韎韐者茅
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疏。韎韐者茅
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也。天子也。除三
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
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
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
裳也。韎音昧又王界反韐音閣又古洽反奭許力反赤貌
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紵音緇纁
許云。疏。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
反。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
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
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
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喪服士服來
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
之數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
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卒以刺之。傳洛宗周既浸水
。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內曰雍州其浸渭洛
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
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君子至止喻

卷第十四

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祥，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夔者赤貌，傳解言夔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韞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赫，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緇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韞。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右然玉藻云：一命緇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緇韍，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

詩書十四之二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况除服後乎。往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生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任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率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主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子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之出，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曾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信史各文

赫給故各此衣為赫給也士冠禮注云赫給者緹縠而黝珩合常為之士染以茅菟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赫給又駁異義云赫草名齊魯之間言赫給聲如茅菟字當作赫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菟讀茅菟其聲為赫給故云茅菟赫給聲也又解代鞞之意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赫給較異義云有赫給無鞞有鞞無赫給是赫給必代鞞也其赫合常為之此赫給是鞞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赫給是赫給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歌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也此

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紂衣耳。瞻彼洛矣維水泂泂

決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

諸侯盪琫而璆必大夫璆琫而璆必士璆琫而璆必

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鞞字或作理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鞞必

孔反佩刀削上飾必字又作理賓一反佩刀下飾珌音遙以璆者謂之璆璆徒黨反字又作璆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璆璆音蚪又巨璆反又璆周反玉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

府舒校 手充十四之一 林重校記 三 黃文

璆反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璆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

力呂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璆力計反說文云璆屬斷丁亂反○君子

萬年保其家室 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纂

初患反殺本亦 疏 君子至家室○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

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必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

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鞞至璆必○正義曰古之

言鞞猶今之言鞞內則注帶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必即容飾也琫上飾

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必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元必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

之鞞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必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璆者謂之璆郭璞曰璆似琫說文云璆璆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

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
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鏤即紫磨金也說
文云公賜璽而不及於璽故天子用璽士用珮也定本及集
本皆以諸侯侯璽字從玉又以大大鏤必悲非也。瞻彼

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位。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人出子之能繼世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昔明主

時也小人斥今幽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王也。諂勅檢反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

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諂諛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後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類類絕滅功臣之出嗣故時臣思占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出祿及文王曰况

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摠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出祿復有世位出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苦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出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出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宰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

今已棄絕之事也。箋言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請幽王也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葉爾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我

則讒諂遠矣。消思效反治。史反遠于萬反又如字。我

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譽譽常

處也。凱古互反。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

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

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喪我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

禮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似嗣也箋云紅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

疏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

則宜而行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

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

子孫嗣之今遇讓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

言宜之右陰道為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

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考皆有也傳左陽至

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摠不過吉凶故舉左右

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

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戒者有所殺故為陰

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眾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

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作雁疏禮文焉正義曰以

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三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

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心為百

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

禮文之事故故摠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

即有上下之禮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

故并言以見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章箋云交交猶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

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

視而仰樂之鶯音戶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

於耕反交交卯反音戶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

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胥音戶如字鄭徐思敘反祜

音戶知音疏交交至之祜也毛以為交交然飛而甘來者

視而念愛之以與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嘗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所以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其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傳曰。正義曰釋詁云猶佼佼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往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云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函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交

交桑扈有鶯其領也。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昇

反擇音汗難穴。疏。君子樂胥萬邦之昇毛以為言君子王且反下患難同。疏。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義且箋。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昇蔽明捍四夷可之昇之知也故云亦虫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且蔽捍也。

翰百辟為憲。翰翰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

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難

也。那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子所子也然而不自

欽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止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立反。疏。之昇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

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

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傳翰幹憲法。正義曰釋詁云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翰幹者皆

以築牆為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箋辟君至法家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
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極為唯功事而已故知
位功立事為之損餘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
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
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子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
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
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
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為
禮文也。不自斂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
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疾言不曠政和而民
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祐
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
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兕
觥其觥言酒思柔。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群臣
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無教自
淫恣也。兕餘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觥音蚪本
或作斛樂音洛撫火吳。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
反教五報反下文同。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彼賢者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

良疏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曰作鴛鴦詩者

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

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節即上

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

箋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立

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

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天王制文

之羅之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

耦飛則為雙性則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與者廣其義

也類祭魚而後魚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大音泰揜於檢反馴音巡又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箋

音昏懶勅轄反又他未反疏為至且之正義曰古

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

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

不於幼小而暴天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與於萬物皆耳至願

祭魚然後取魚射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

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

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與也至羅之正義曰以

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與也言卒一物以與其餘也又

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獲則易得也易

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

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皆謂之羅月公云

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

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免彼雖以免為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

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箋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

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

鴛鴦于飛畢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疏

為至且之

正義曰古

君子謂明王也

交於萬物其

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

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與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與也言卒一物以與其餘也又

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獲則易得也易

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

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皆謂之羅月公云

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

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免彼雖以免為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

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箋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

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

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

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

也此射獵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鴛鴦在梁戢其左

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翼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

懼戰側立反韓詩云庚也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

捷其囑於左也恐丘勇反

遐遠也遠乘馬在旣摧之秣之

摧莖也秣粟也箋云摧

猶久也乘馬在旣摧之秣之

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

乘之馬繫於旣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殺言愛國用

也以與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威焉此

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御如字下同旣音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則反韓詩

云委也委紆爲反猶食也與音謙齊側
背反本亦作齋饌仕恋反滅古攢反。**疏**箋鴛鴦至恐懼

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
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忌鳳以爲畜故鳥不僑麟

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
但彼言申右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與取自安故與此

異也。箋推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推坐轉古爲今而其
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推乃今之坐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

馬繫之於旒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殿明是其所乘馬天
子之馬而下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亦王身上章

爲興知此亦與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與設盛饌三
舉節身設盛饌也。相曰則滅焉唯舉也齊爲有事故二舉相曰無事

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
宰又曰王齋則三舉是相日則滅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

此不言朔月而王藻云天子之食日必年朔月太牢明朔必
加於相日不知爲同齊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

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
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

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乘馬在既

且艾爲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除又音刈。乘馬在既
林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綏

林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十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類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矣虐也暴虐謂其

類弁缺婢反者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
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兩下句反卒章同**疏**類弁三章章

詩。正義曰作類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
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

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類弁之詩以刺之爲
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

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
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當之不能燕樂即

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能燕樂今不親睦故
而而言之目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

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一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以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有頌者

弁實維伊何與也頌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以實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爾酒既旨爾

殺既臠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殺已美矣何豈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其具其禮而弗為也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皆有其人

又刺其弗為也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樂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也。葛音鳥說文音弔寄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弈弈然無所薄也

也幽王以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正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音悅懌音亦本又作譯怙音戶解音蟹。疏有頌至說懌

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君於上以下綱紀也爾王之酒既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下綱紀也爾王之酒既

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為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

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也松柏之故故松拍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

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鄭以為王服是有頌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為乎宜當服之以燕而士何以不為餘同。傳興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頌文連弁故為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頌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死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

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王者廢興之喻
以王說為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
故以為喻也。箋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詩云寔是也實
寔義同故實亦為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弁則此皮
為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朝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
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白以朝服燕
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卒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
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是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謂
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者表其冠委貌諸侯
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
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衣冠親同姓用皮弁也實
之物禮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儀是
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其寄至以蘿。正義曰鳥釋道
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有陸機疏云為一名寄生葉似
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
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
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
技正青與菟絲殊異亭或當然。傳弁弁然無所薄。正義

曰弁弁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兩
柄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釋。正義曰以王不燕
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也此說釋文與下章有賦相
值有賦真王之善則此亦真王意悅釋故云庶幾其變改意
解釋言當開也。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
亦作其音。爾酒既旨爾殽既時。善也。期辭也。期本
基王如字。爾酒既旨爾殽既時。善也。期辭也。期本

弟具來。箋云具猶來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上未見君子

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兩柄憂盛滿也。臧
善也。兩柄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旨且伊

異人兄弟甥舅。箋云自阜猶多也謂疏。謂之甥。正義

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遇
外親皆是緣王與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溫氣而博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

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霰搏徒端反○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

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

王將喪正哀之也○發息浪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

反○**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上政教暴虐如彼天之

為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為惡亦初為小惡而後成

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

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亦不得王

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

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漸

致暴虐且初為霰者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

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也謂雪集聚也解雪當

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逢遇

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

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雪

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氣之在雨水

則溫暖為陰氣薄而有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

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

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故作是詩也○牽胡晴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疏

車牽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周大夫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
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巧言傾敗
國家今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
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
教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
作述眾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
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
令德來教欲王之改脩德教是德音澤不加問問車之牽
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兮思變季女逝兮

興也間闕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疾喪也

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賦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

○變力充反齊側皆反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括會也箋

云時諶巧賦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活徐古關反觀音與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箋云式用也

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飮

疏

義曰周人惡寔數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

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闕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考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

觀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魚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

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庶衰妙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間闕至有齊

季女○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間闕設牽貌牽無事則脫

行乃設之故言談牽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為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歌介之鳥往集焉前王若

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鵲音驕○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

下疏

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

有往集之者維為鵲雉也此鵲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

茂故往集焉唯茂美之德有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

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

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

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

倦也○傳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為林之狀以誇而致難

故為林木之在平地也。鷓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鷓長尾雉走鳴乘聲尾為防鉗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鷓微小於雀也走而且鳴曰鷓鷓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燕兩尺之美有鷓鷓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鷓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費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

無言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

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詩以穀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疏。箋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汝是至也。樂音洛。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

食必樂其言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言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勸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引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汝為主。陟彼高

岡析其柵薪析其柵薪其葉涇兮。箋云陟登也登

木以為薪析其木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為于偽反下亦為同辟婢亦反又音辟。鮮我覯爾我心

寫兮。箋云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中心之如是下孟反。疏。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一本無行字。之上當必析伐其柵木以為薪析伐其柵

木以為薪者以此柵木其葉涇涇然茂盛兮為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與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穢以爲賤辟除穢妙以為賤者以此穢妙其惡衆多為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九波之新昏賢女辟除穢妙如是則我中心之惡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涇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為蔽也。言為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穢妙亦廢棄之也。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景天也箋

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之
然持其教令使之訓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
條和胡。覲爾新昏以慰我心。新昏如見則以慰除我心
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心也。於願反。王申為然。張
韓詩作以溫我心。溫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融
賦論之。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為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
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進止有
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位高六善
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
令王如是。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曰爾之新昏使王改脩
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異餘
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詰文箋必易之
為明者。以行頌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
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
之也。且仰具心慕之辭。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
也。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
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
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駉駉行不止。此亦然
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
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也。王肅云。新昏謂
婦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
解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
思賢女無緣未向獨見。褒姒為恨。甫之。所言非傳。六矣。定本
慰安也。

車牽五音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也營營營青蠅止于樊也

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與者蠅之為蟲計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營字說文作營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首第君。頂反汗汗歷之汗烏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子無信讒言

箋云首第樂易也。○此所反。疏。營營至。反第音弟樂音洛易以政反。疏。讒言。○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乃變亂曰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與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章

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營營青

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箋云極已也。營營青蠅

止于榛

榛所以為藩也。○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箋云

構合也台。疏。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感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入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口。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也

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婚也。筵音延媒息列反近附

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酒莫術反疏實

飲酒齊其色曰酒涂又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

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媒慢親近小

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

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醜於酒而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

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

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

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若云刺時

也時不親迎鄭以為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

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下則是天

下諸國之君臣也沈酒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上者尚沈

酒淫液則王朝亦沈酒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

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

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二朝也沈酒者尚書微

子曰用沈醜于酒亂厥德于下蕩曰天不酒爾以酒箋云

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汴云齊色曰酒然則沈酒者飲酒

過久皆沈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

二章陳古或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

古六射行祭之專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

古以駁今少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

四章言賓舞舞號數是媒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

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

天下化之效上所為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

疏實

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

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

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

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

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般而後言馨樂三章四章言今

王燕飲初雖重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歎舞不沐浴卒章

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

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

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

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

唯卒章與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秩秩秩秩秩秩秩秩秩

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實有入門堂

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二有大射

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籩豆有楚斝敦核維旅

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籩豆有楚斝敦核維旅

楚列貌穀且實也核加邊也旅陳也籩云且實且實也籩實

有挑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肴核上戶交反下戶董

反道側。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甚也王之酒已調美矣

俱反。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鍾鼓既設舉醑送逸逸

敬其事而眾賓肅慎。偕音皆。鍾鼓既設舉醑送逸逸

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設。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
其升筵之時則王之邊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進醢之穀
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
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
其將射鍾鼓既已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
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
張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
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
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
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為其其文義則司。傳秩
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
序刺媒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以賓與主人為禮隨
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為主人案其經賓者納賓及庭公
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皆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
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
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

奇九十四之三

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
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
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必射
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必射
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言
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問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
宰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
筵左右秩秩則從為賓以至於即筵皆然也以其言廣故
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其審智言其
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以此篇
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
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
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固燕賓客即與射於
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
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蠻張獸侯則主以息燕三者
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
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
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邊豆之設故知楚

為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殺核即邊豆所盛殺則實
之於豆核則加之於邊故言殺豆實核加邊也先殺後核不
故邊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邊傳言加邊豆知非加
豆邊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邊人加邊之實
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為陳者謂陳殺核於
邊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殺○正義曰天官臨人掌四豆
之實非頤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頤醢醢人云饋食之
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注云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
乾者也批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邊之義故云箋實有批梅
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不止批梅故稱屬也
既以豆實為頤醢恐殺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
曰殺明殺是摠名以此文殺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
核亦為殺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殺是在邊之物亦為殺也
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
殺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
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慎○正義曰借者俱也言
其俱相類故言殺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
而殺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為美也○傳逸逸往來
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
府舒校 寺充十之 五 余文貴

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
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
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
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
樂工命弟子贊正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
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箋鐘鼓主改懸○正義曰大射
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卒酬
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言國君與
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
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
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
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
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
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
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
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
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
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
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來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
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

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
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
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覆也其畫之者皆
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
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
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
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射故
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釋之非謂與君
臣別侯也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
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
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沂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又
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燕禮言
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
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
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云司馬命張侯弟子
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
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
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
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
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

寺九十四之三

六

子

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
所飾之侯也其上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
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文八尺諸侯於
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加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
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也言張皮侯而棲鵠也
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
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
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
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二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
三侯司裘王六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
也六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
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
內者是畿內諸侯臣於天子於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同裘
注云謂之鵠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
侯謂之鵠者取各鵠為也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俊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
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此亦
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
六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使即中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杭侯之下言張弓之意之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然循烈祖其非祭乎既祭而射是為祭事則此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承彙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祭之義得則能進祭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燕祭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與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音義義為兵也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眾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三以發矢能中是呈已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群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眾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眾耦射人說實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六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王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

寺充十四之

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侯無所差降明矣大射實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眾耦矣言既比眾耦乃誘射者眾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眾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眾耦是比眾耦在誘射之後今此云既比眾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眾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眾耦非如大射之眾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眾耦終則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眾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眾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心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耦不明唯稱差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曰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文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馬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諒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

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鷓鴣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鷓鴣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然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畫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天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雅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目的者明白之言若廣濶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鷓鴣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專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始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故注一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末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孔

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射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覆臉決拾却左手右加龜弓於其左遂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饌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解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時時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箛舞笙鼓樂既和奏丞行烈祖是各心爭之事也。箛舞笙鼓樂既和奏丞行烈祖

以洽百禮 秉箛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箛管也勝人先求

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且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篇余若反衍若且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從

歷反樂音各下樂其進**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壬大林君

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知大**錫爾**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備至得萬國之歡心。編音備錫爾

純嘏子孫其湛

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

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嘏古雅反湛谷南反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

仇室人入又

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

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鄭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

加爵○能如字徐叔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鄭音俱謂挹取酒餼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酒所以安射也時中者道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如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醕卒酌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巳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籥舞至爾時○毛以為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

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種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

府舒校

寺充十四之三林重校

九 陸記青

樂可敬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礼有孝

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敬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

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巳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祭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

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

此皆燕射之正礼疾今不行○鄭以為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而舞次笙擊鼓聲音條蕩

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

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編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祀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殿之福

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

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實則手自卿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

而酌為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第子及巳第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湎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弓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畧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狸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六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拍節射之畧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魄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魄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魄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也魄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魄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滌蕩其声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也臭

寺充十四之三林重校記

十

王廷高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魄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声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凡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魂發者為魄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也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声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為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

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燕蒞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率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醑玄鳥云大禧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說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治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王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辭百禮之義載交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穀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凡○箋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脂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蓬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

序傳

詩經

卷二

正義

饗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偏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與大數箋因成文耳○箋蝦謂至喜樂也○正義曰蝦言既與少牢持牲受蝦文同少牢之蝦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行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蝦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大射云司射請於公卿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註禮儀曲言節數此摠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此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敏與不敏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耦耳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請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上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

衣帳張席為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王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卒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禫。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卒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若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志。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又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餞獻受爵。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然士禮進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餞。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餞也。言登以二者。皆登堂行之。又逆者。便文。且令受爵。又

府舒校

寺充十四之三

林重校

十二

楊旺刊

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又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單諸侯有奠。爵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未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羊角。詔。安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與奠。舉。羊。銅。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羊。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羊。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為。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刺。謂。刺。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注。食。一。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人。曰。衆。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牲。立。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沙。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

故玉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手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解勝者所酌。又嘗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申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說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手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性禮加爵之前。寧謂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解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解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特性注云弟子後生者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溫溫柔和也。

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也。

序舒校 寺充十四之三 林晉訖 十三 余泰崇

儀也。遷徙屣數也。僂僂然箋云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取。取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孚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卧反。屣力具反。注及下同。賓本作婁。僂音仙。屣數音朔。熊他伐反。音類。又所律反。

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抑抑慎密也。忸忸媿媿也。秩常也。反忸毗必反。又符筆反。說

媿息列反。疏 賓之至其秩。○毛以為禮故陳其燕之

之事。其實之初入門及登堂。升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

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

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

然而媿媿。至於旅末是曰無次也。由此故民皆

未與族人燕為異其文義則同。變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疏為首尾再言賓之初進故辨之云此復言初進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建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六王出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云何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仰仰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語即為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謂慎密失威儀亦由進後故下傳曰必以謀謀也德僂舞義也傳直云德僂者是猶狀之辭下做做僂僂俱是進狀亦宜然矣。或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證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起戒以禮未與之前謂獻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舞爵時故音聲號又其於合坐是為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吾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相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子以爲賓又不得有相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為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久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賓既醉止載號載號亂我宮室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賓既醉止載號載號亂我宮室

且屢舞做做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儀

舞僂僂也。號號呼謹也。做做舞不能自正也。僂僂不止章者著為無笑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數女交反。做其反注本正或作正。按下僂僂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能五何反。廣雅云哀雋素。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公之儀

箋云出猶去也。孔其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善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氣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此言飲之。箴之林反。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之後言爵行無善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而唱也。錯亂我邊豆之行列數之舞做做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傾傾其弁使之飲然發起舞僂僂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取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亦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詩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德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賓人之禮與之

燕則辨其於礼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賞之乎上言曰既
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
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
自正僊僊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凡此飲酒

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也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也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
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

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更取
未醉者取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足反惡焉路反 式

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易言匪由勿語 箋云式讀

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然致
辭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

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無為入說之也亦無
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

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勅佐
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偽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偵仆

何音赴一音浦此反說文云顛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豨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豨羊脅
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豨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

豨反豨音古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箋云矧况又復也豨

爵之不知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 疏 凡此至多又○毛以
爵者獻也酬也酬也○矧失忍反 為言王既六所故天

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不醉
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豨不醉之

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
史反取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卒坐皆僞狂也俗既然矣武

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導從而
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故之

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
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將恚

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
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豨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君問汝
後醉之狀故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矧敢

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否彼問自息將恚其尸然而為
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
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
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衆所
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卷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
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
者彼則監具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
察故鄭於鄉射引此目箋云讀曰慙正義曰以上文未
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武為慙訓之為惡毛不為
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力從而
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酢酬○正義曰句知非已自
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云之且
言別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之禮有
勳與茲酬及無等爵旅與無等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一爵
是勳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
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卒以賓王皆不飲三爵矣
而拍獻酌酬為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
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角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故君子由心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

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錫胡老反樂音以篇內唯注八音之樂一子音在餘

並疏魚藻三章章四句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

同疏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

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危亡之禍將不能以

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觀之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

萬物得所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為憂亦安

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

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

京武王為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

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二章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

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虫災

死喪疫疠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

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

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以是得禍不復更能興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頌大首觀魚以依蒲藻為得

水草猶人之依明上也明王之時魚何所動乎動於藻既得

其性則肥充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

逃之類信其音見。頌符云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

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感於衰以萬物失其

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言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按心故以此

刺焉。豈本亦作借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按七兮反改也沈

疏

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

得其姓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

不陸之物莫不盡然是情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

無事爾時武士何所在乎在於鑄京此八音之樂與羣臣
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德威鑄京反亦借樂
飲酒故刺之。傳大至其性。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頌
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
性也故探下章而摠之云魚以依蒲為得其性。箋魚之
至者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魚之見者莫過人。經舉潛
逃舉著者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
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
物者物。即魚也。魚在在藻有莘其星。莘長貌。王在在
鑄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甘蒲蒲土在在鑄有
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如四方之虞。故疏。
安生然安。正義曰那然為安之狀。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木末七小句八五十一

幽王上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
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亦作
亦作芣每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疏。采芣五章章八句至
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為子為反。思古焉。正義曰作
采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
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
王焉故作采芣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
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
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
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故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
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
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
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
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冠徵
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
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
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

幽王

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冠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冠寢似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夫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略而去是義

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莩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豕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劓羹故使采之○筥音匡筥音舉筥亡報君子來朝何錫反藿音微藿火郭反劓音刑羹古衡反

予之錐無予之路車乘焉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錐無予之尚

以為薄○乘繩證反又何以之玄衮及黼玄衮卷也黼

黼箋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也黼黼黻謂緇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

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衮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本又作衮黻音弗緇知里反本又作黻

同雉知反鷩必滅疏采菽至及黼○毛以為言古之明王反冕也毳尺疏反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筥

府舒校 寺充十五之一 林直校 三 黃齋

盛之筥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筥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具牢

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

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

下及緇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

慢之魯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以不與為異其文義

則同○傳興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豕則薇則

菽不摠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豕則豕之

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摠之公食禮云劓芼牛藿羊苦

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芼茶也骨董莖之屬是也王

述毛云筥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菽大

豆至采之○正義曰以菽各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於云采其

葉以為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

三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

客則有牛俎謂以鬲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

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劓謂之劓羹故言乃用劓羹也即

公食記劓芼是也以草乘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

賓客之事共其牲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

牛注引燕禮膳宰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

有牛俎也彼食亦饗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舉饗而食可

知矣。箋賜諸侯云為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不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為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之列故分言之。且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鷩也。是服同賜之矣。傳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章者。正義曰傳龍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緇衣緇調刺之言此黼黻緇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緇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緇在衮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鷩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省明衮黼非一衣。君子摠諸侯也。故注云九章初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黼。以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散皆緇以為黼。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鷩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李九小只八十一寺赤十五之

文章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馬。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三毛冕緇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鷩冕而下。則通及緇冕。此黼宜緇冕之裳矣。箋言謂緇衣者自取緇繡之義。非謂冕名也。差次偶同耳。裁以為衣。聖衮裳與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止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乎。故知黼文下及緇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緇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曰之賜服。唯用有文章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散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孤裘。是得玄并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言王之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以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為頤也。

威角泚盥泉之泉其芹

威泚泉也。統盥泉正出也。箋云言我由芹菜也。可以為道。亦所用待

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其道。馮臨。威音必泚。音弗。盥泉。馮。寬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如字。一音才。泚反。君子來朝。三觀其旂。其旂泚

淠淠馬聲嗥嗥載駟君子所屆淠淠動也嗥嗥中節也箋云屆

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身乘上音承

音繩。下疏鬻沸至所屆。毛以為鬻沸然者是正出之檻

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鬻鬻之聲又雪嗥然鳴中節至於將

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之未來則采菽為道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

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為異。傳鬻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鬻沸連檻泉

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

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

肅輒言之恐非毛自必欲為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萁美則此芹亦

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為酒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萁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其芹繁情不謂非泉

即不繁也周禮芹菹醢醢者醢人云加巨之實芹菹免醢落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動清

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

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

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

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介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

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畧曰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

直云迎埋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心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

天子

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錐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
而言之以諸侯至當于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駟乘馬
而往迎之知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
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為乃云載駟載駟故知非
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百官齊僕云朝制宗遇饗食皆
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
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
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為之至極言
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弇天子**

所予

諸侯赤芾邪幅幅也所以自偃束也紆綬也箋云
帝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

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共帶
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而束其脛自足至膝故
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偃束如此則紆綬紆緩之心天
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
紆音舒予音與偃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光曠
及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膝徒登反解古賣反**樂只君**

子去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

大卅三小分甲五 寺流十五之一

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
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

疏

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
侯非直齊於有禮又服赤芾在於

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
芾著幅自偃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之心天子由是之故
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偃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
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初又
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
之。傳諸侯至偃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

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偃則先服名
幅而巳杜鄭皆云今之行縻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
辨之云邪幅正是幅也名曰偃者所以自偃束也。箋芾太
古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
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
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
說芾之元由也繫解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
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

其羽皮是囚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藝宜所
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孔運又曰：後聖有作，治自絲麻，以為布帛。帛，繫紉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亦服。然伏犧時也。後王為帝象，太古之服，膝故云：帝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有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者，以士之右，曰：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鞞，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鞞、皮弁、素鞞、玄端、爵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以上服，爵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冕而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服也。鞞，鞞俱是液，膝之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鞞，下摠以韋，紉之，故知以韋。韋，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此漢文也。彼論鞞，此言鞞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鞞，平曰鞞，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故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膝說文云：鞞，緘也。名行膝者，言行而鞞束之。故云：信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脚踏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

詩流十五之

七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言：信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為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出，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而以自偏束如此，此芾幅之偏束者，作有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偏束矣。變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祈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申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維柶之枝，其葉蓬蓬。蓬蓬，盛貌。箋云：此與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柶為與者，柶之葉，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山以德相承者明也。柶子落反。又音柶，木名。蓬蓬，公反。注同。樂只君子，毀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殿鋪也。殿多見反注同。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

便便云開雅之貌。疏維柝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柝木

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

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之絕由其

諸侯出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真撫天

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

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

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出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工子

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正我曰述柝葉而言蓬蓬

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為同也。箋此與至

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

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

祖故云柝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

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柝為興者由柝葉

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以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

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柝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繼世

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

葉相承為義故取柝為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

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

鎮陸貞又音珍本作墳

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

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國亦循順之

平婢延反韓詩作

便便云開雅之貌

疏維柝至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柝木

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

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

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

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

無之絕由其

諸侯出賢如此是以古

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

子則真撫天

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

之如此故諸

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

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

國使之得所

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

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

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出賢才者

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

從以安工子

之國也故刺之

傳蓬蓬盛貌

正我曰述柝葉而言蓬

蓬故知是盛貌

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

為同也

箋此與至

者明

正義曰箋以下

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

子之美下所

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

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

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柝

詩云五之

八

汎汎楊舟緝緝維之

也緝音

樂只

只

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臝之

也。葵揆也。臝厚也。

反臝類尸反詩詩作臝注同

優哉游哉亦是矣矣

也。諸侯有盛德者

亦優游自安止於

疏

水汎至矣矣。毛以為汎汎然淨於水上者揚木之舟舟人以辨繩繫而

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民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

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

順命故於來朝明正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

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此福祿

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

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

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淨之於水上者揚木之舟而舟人

以辨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下者諸侯之人而諸侯

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十四句與。同。下二句言諸侯既

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

無復憂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愚不

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傳辨繩至諸侯。正義曰釋水

云辨繩維之辨繩也。縹緜也。孫炎曰縹大索也。李巡曰縹竹

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縹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楫

木矣。竹為大索然則辨繩為縹緜是大繩。縹緜訓為縹緜又為

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

定本及集注以毛云辨繩也。與爾雅不同。箋揚木至禮法

。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

好呼

疏

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

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幽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

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傲之故父兄作此角弓

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可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二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下慢厥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駢駢角弓嗣其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亦如駢也駢駢角弓嗣其

反矣

與也駢駢調利也不言細繁巧用則翩然而反矣云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相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殽音火企反訓以然反也細息劉反弓也繁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習輔也

弟昏姻無胥遠矣

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

疏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之難言駢駢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細繁而巧用之則翩然而體反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與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細繁巧用翩然而則反矣

多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漆也又曰角之中相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已有用角之虞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此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此狄角弓施則體反若不細繁則不復任也繁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繁中此弓已調利也繁者蓋用誌內於竹明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繁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繁義為然不以恩禮相待矣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出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明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因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死且微矣

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

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而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享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微尸教反

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微之故知微幽王也上章胥為相此章反口為皆者胥相皆正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疏

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目觀文之勢而為訓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也。綽綽寬也裕饒也病也箋云令善

喻羊疏此令至為瘡。正義曰言人隨上化山又由言

主反疏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

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因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

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

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

心之人則狝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反。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而黨愈少爭而名愈辱求安而

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疏民之不斯亡。正義曰上既

毗志反鄙爭爭聞之爭。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此又申而

於已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

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

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

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

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有未言至於已斯

亡以此二事而至此以亡。發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

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

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怨之

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彼則狝居一方而相

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正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為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已王制云使

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

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祿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禮

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命群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

讓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也

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

為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

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為鄙卑之爭而望禁名者而其名愈益

辱也以鄙卑可卑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已而危他人者而

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

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

以類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如

然。駒音拘孩本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釋音推如

食宜饅如酌孔取饅飽也變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

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

詩云儀我也饅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知字沈又音馬

娶令力呈反飲於鳩反度待路反勝音升量音亮。正孔

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忍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

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

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忍故天下之

皆無良相怨也。因致王尊老之宜言。如食老者之食則宜

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子之有取孔者器中之

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少亦足

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儻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

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

之謂指其顛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

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况其宗族

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

如食若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

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王見老人反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青

十一

木如塗塗附

得援屬塗泥附者也。箋云用禁錫律之性。善者若以塗附其善亦必也。以

君子有微猷少人與屬

善者若以塗附其善亦必也。以

發美也。變云。獸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待。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疏。

至與屬。○毛以為。上言小人。儻十之化。無良相怨。此又音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

教。保之。升不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柔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

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

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自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

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若。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為木。梓。言以塗。泥。塗木。梓。則易著。餘同。○傳。保。後。

至附著。○正義曰。保則後之。輩。屬。非。後也。陸機。疏云。保。不。後。也。楚人謂之。沐。後。老者。為。後。長。臂。者。為。後。後。後。之。白。零。者。為。後。

胡漸。胡。後。後。捷。於。猴。猴。然。則。保。後。其。好。大。同。故。樂。記。注。云。後。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

保。升。木。必。也。知。以。塗。之。必。著。○箋。母。林。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為。禁。

禁。辭。以。保。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物。不。得。為。著。故。易。得。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附。者。故。為。木。梓。梓。謂。木。表。之。鹿。皮。也。以。

保之性。善。登木。无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

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母為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辨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

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耳。兩雪。漉漉。見。

親曰消。親。日。氣。也。箋云。兩雪之盛。無。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二。若。

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以。然。者。人。心。皆。樂。善。言。王。不。教。之。○兩。于。付。反。注。及。下。同。漉。符。矯。反。

徐符。應。反。又。方。音。反。雪。盛。貌。見。知。字。下。文。同。韓。詩。作。燕。音。於。見。反。云。曉。見。日。出。也。親。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律。劉。向。

同始。見。賢。論。莫。全。月。下。遺。式。居。喪。文。驕。日。廣。式。用。也。步。敏。反。又。如。字。

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動。欲。其。驕。慢。之。過。者。○下。遐。反。注。單。

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妻。王。力。注。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哀。鳩。棲。聚。也。沈。力。但。反。疏。

兩。雪。至。喪。驕。○毛。以。為。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云。之。兩。下。此。雪。雖。漉。漉。然。而。盛。至。於。見。天。明。然。之。日。氣。入。皆。稱。

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
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
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
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
數為驕慢之行故頌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
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
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
次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曰為義○傳觀日氣○正
義曰說文云觀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无之而消消雪者日
也序又從日故知觀是日氣也○箋雨雪至教之○正義曰
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
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
消釋矣以漚漚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
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
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
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
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
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成孫升木之事歎王之教
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
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

府舒校

寺充十五之一

十四

吳舊

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為聚則
義得通故云婁聚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
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雨雪
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為毛說焉

浮浮見觀曰流

浮浮猶漚漚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
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

等有人國從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

疏

如蠻至用憂○

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使反行下孟反
不以善政於小人之心中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
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歎令王興善政而不能
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八蠻在
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夷
惣名也○箋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
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
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
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僕人又曰遯矣而士之
人是西方也彼髦
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苑二自變徐於阮反中

朝直造反 疏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

篇內同 毛意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

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

章上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

三章之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與也苑茂木也等云尚焉

義也 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廢幾欲就之止息乎與者喻上帝甚

王有成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安今不然 上帝甚

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箋云暱讀曰暱上帝平者物

中暱病耳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蹈俾予

盲俾予俾予掉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 俾予

靖之俾予極焉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謀也假

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謔

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疏有

事也○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陸毛如字鄭音成 疏苑

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

豈不廢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與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廢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

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曰上帝之王其變動

而其心不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相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

近之必將得罪又根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假我

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

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

者以王暴虐故誅之于天言上帝乎今也王行其暴虐不可

朝事其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與從近之由王為惡故

已不欲朝也非言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

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謔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

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不然○

正義曰釋言六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

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以諸侯之顯朝於有德故以茂蔭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占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

幡近○正義曰蹈若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

勳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

上矣。曠近釋詁文毛於下章察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曠焉，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地，為切。故以上帝為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洽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限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則加罪，是不可朝事。○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以序云刑罰不中。序章云居以凶危，反以類此，則極誅釋言，以故言假使我朝，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破我也。以凶危之文與此相類，故少傳也。

不尚愒焉
愒息也。○愒，敷也。○徐丘，罷反。
上帝甚蹈無自察焉
察，病也。○徐丘，罷反。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亦汲也。春秋傳曰：予將。○疏：箋：察接。○正義曰：毛依釋詁云：察，病也。鄭以上行之。

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故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致之。子大叔若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克，克身焉。能元宗，若獲矣。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

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箋云：傳發皆至也。彼人，斥鴳也。○疏：有鳥至凶。

曷害於危也
箋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疏：有鳥至凶。

我居我以凶危之地
謂四裔也。○齊與世反。○疏：有鳥至凶。

為鳥飛無定之物
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天而止也。合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中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我則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鮮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辭害否皆為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砂類之故。

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故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致之。子大叔若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克，克身焉。能元宗，若獲矣。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

知凶危是內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四裔之文即羽山陳齊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見古人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三時也長民謂在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向也○長張大反注

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

遙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

反疏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

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

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

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

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

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叙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

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

府舒校 寺流十五之二 林希註 熊田刊

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

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

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

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

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以古者有德之人衣服

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

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摠敘五章之義民心兼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

首衣裳在身皆是躰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

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摠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

也春官司服云凡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弁也其餘弁

鼻而立名非摠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

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

者謂為官倡導師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維上

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

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

容采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

閒服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

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改之

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一也同也言專為士行服色齊同也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彼彼明王也箋

云城郭之或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温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

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行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責反又如字。

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箋云於也都之士所望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

瞻望而法倣之又疾今不疏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然。望如字協韻音亡。

也定本城作域正率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汙无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都邑尤甚故率古之都

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敎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裳其上必有楊衣故知其温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裘則是有衣楊矣言取温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

府舒校 寺充十五之二 林看記 施永興刊

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

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為

輕又不衣楊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王藻云犬羊之裘不楊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可以

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礼云犬羊率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

貉往捕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礼無明文礼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裘則非公不得

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

狐及麕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

楊故此狐裘亦不楊取其温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

庶民知不然者此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

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摠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
過差也以君子既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
經以此為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
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
不遺才若深識當為時所用令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
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為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者笠所以禦雨也緇
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亡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
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六音符本
亦作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紗活子
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也○綢直留反密
也致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
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

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疏彼都至不說○正義曰
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府舒校 寺充十五之二 林重校 三 施永壽

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
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
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
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
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
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
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
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角○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摠名但島夷居下
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
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
人之服是賤者也前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名率其一
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
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
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率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
特牲云太心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
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至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
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
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
者服緇布故詩人率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常為

緇則緇亦得為紵帛何知非紵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
雖古布帛兩名但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緇故知
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
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鬋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
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
頰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
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
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為密也綱者綱綴之言故為
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
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
本隆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
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
誘瑱也○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一也箋云吉讀為姑
見反○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
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
禮法○吉毛如字鄭讀為姑其吉反又其乙反

我不見兮

疏

彼都至苑結○
毛以為言彼明

府舒校

寺疏十五之二

林重校

四

施永刊

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則有
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
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繫屈如繩索
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
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
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定本毛無實字說文
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王名故王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
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
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王石雜衛風自率石言
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疾人無玉用石而已
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
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
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拍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
尹既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
武經曰王誦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
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
姑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
其子孫必蕃姑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
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

者是有禮也。矣故厄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丑姑也。孫毓云尹氏杜定公哀世舊也。言必能賢案篇義思占之人則所言皆斥明下之附不。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

髮如萬。重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厲也。髮如萬也。擊以婦人髮柔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也。如字鄭當作列衣音列卷音摧注及下同。厲物薄反。又物界反。厲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蠶。尾為蠶。蠶言虛伐反。厲薄寒反。齊言擇平。又作蠶。呼莫反。捷其言反。又言厲。漢書言義不。也。又渠。反一音甘其。我。不見。方。言。從。之。邁。也。我。今。不。目。士。女。此。反。上。時。掌。反。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為。之。彼。飾。心。田。少。殺。求。從。古。人。疏。明。下。特。都。人。之。有。士。行。者。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波。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擊。裂。為。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也。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重。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擊。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擊。厲。游。纓。也。亦。如。也。如。厲。如。擊。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擊。厲。女。擊。擊。江。云。擊。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緇。綠。之。別。是。擊。擊。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也。緇。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彼。運。言。之。則。擊。擊。囊。之。名。但。有。飾。錄。之。垂。而。不。名。之。為。裂。擊。擊。以。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也。緇。故。言。厲。字。當。作。裂。也。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言。蠶。尾。自。毒。也。故。以。為。蠶。虫。豕。未。尾。捷。然。似。婦。人。髮。示。曲。上。卷。然。也。凡。髮。無。髻。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錄。之。不。更。有。餘。而。短。者。若。髮。髻。不。可。錄。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比。自。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比。然。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卷之五。則有。旃。旃。揚。也。箋。云。旃。辭。也。此。言。士。女。非。故。卷。此。髮。也。髮。以。禮。自。當。有。旃。也。旃。揚。也。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我。不。見。分。不。何。時。矣。旃。云。於。旃。揚。起。中。旃。音。旃。揚。也。

已思之甚云何也。疏：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亦上已病也。○肝喜俱反。○疏：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重三石，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疑結，故以自殺而未能死，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殺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幾其不且真思而疏。疏：章章四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章章四

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王政而歸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每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

思下二章，根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事欲從外，則其禮故刺之。○後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至，禮所不責，故知讓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如

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閱，文之朝采而欲從一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足非自見也。○朝采

綠不盈一掬。興也。自曰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掬。箋云：終朝朝采，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終

曠之際，憂思不專於事。○掬，弓六反。注本。予髮曲局，薄

言歸沐。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髮。云言我也。禮婦

君子將，婦首我則沐，以待之。○苟其玉。疏：終朝至歸沐，

反卷音，推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

終朝采此，婦乘而不能滿其一掬。此木者，由此人志在於他

故也。以輿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於

人由志忘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

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

不與為異。餘同。傳興也。至曰掬。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

在外故以為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朝采必用

兩手，故曰兩手曰掬。○箋：綠，至於事。正義曰：婦若難得，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歸，則婦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禮婦至侍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此為我我君子也。我則以待之。○朝采，藍不盈一擔。前

之擔箋云藍染草也。藍，盧談反。沈五日為期，六日不

力耳。反擔尺占。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詹。詹，音占。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

至。是以愛思。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今日月

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

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曰為還期。今六月之曰

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詹。

正義曰：擇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

。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惟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

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

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

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

夫，必過特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

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

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

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

府寄校。詩疏十五之三。七。張祐。

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

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

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御見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嬪，而御於王。凡群妃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御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歸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

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之子于狩言張其弓

不至是過時所以憂思也○之子于狩言張其弓

從之為之張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

初行時不然○狩尺致反張物亮反發也沈治亮反本亦作

毛釣音弔綸音倫繫音灼亦作故○疏曰之子至之繩○正義

同與音餘下同為于為反下同○疏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我之子之生狩也

我當與之張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中也是子之夫

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年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箋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緝

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此猶今人接緝者

謂之繩緝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鱖

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疏曰維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

維魴及鱖薄言觀者○疏曰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

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鱖

音叙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其綺反○疏者○正義

府舒校詩疏十五之二

曰既恨不從君子符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篇

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于召

伯之職焉○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

及下○疏曰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及天下

同○疏曰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

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

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叙

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

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

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

潤也下二句以盡七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

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常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

傳服爰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箋云陳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發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允允黍苗陰雨膏之

與也允允長六貌箋云與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

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

○允清東反一音提雄反長張文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疏元元

○正義曰言允允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

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幽宣王之時悅樂者是

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

王不能然故卒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

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

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若也今幽王之

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高

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卒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

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聞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

集蓋云歸哉謂

事訖而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

云歸哉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二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曰輦力反沈連

典反輦音尾輓音晚

疏

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行其轉運謂有

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普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我今王役無休止臣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轆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轆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轆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取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後其兵車之牛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方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牽其婦反以刺今我使人行役當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故略焉

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者師者

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

君行師從御行旅從○士卒尊忽**疏**傳徒行至旅者○正

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義曰傳亦見四事別

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歸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

以徒為輦者也此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

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說亦以

義言之明天子之御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以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也雖作然非在伐

故同嘉好**疏**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

直吏反下同**疏**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

日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

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

相息亮反○**疏**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

特言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

疏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

隰桑有

阿其葉有難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德也正以隰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

何

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

疏

隰桑至如何○

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

府督校

詩疏五之三

二

陸基印

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

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

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

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為

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

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

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

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利故

言難然有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喻君子之亦有德

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喻君子之亦有德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苑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

茂美亦取庇廕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

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

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此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

矣若隰有長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

曰下隰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傳

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

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

沃沃烏酷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

幽黑也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

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膠音交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箋云遐遠謂勤哉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

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疏

箋孔子至誨乎○正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

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府寄校

寺九一五之二

林重校

二

余堅

疏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

取申文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效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人

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賊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

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之也

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凡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

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

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且述其事以明之箋申姜至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

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申褒皆為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

明褒姒矣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主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拊文王曰日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為庶子之所

稟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
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
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
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作服代太子故為下
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
故也昭四年左傳叔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
以治人也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

興也白華野管也白華於野已漚漚為
管管兮白華野管也白華於野已漚漚為

之為管管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束束之茅北於白華為
脆興者喻上取於甲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就褒姒
褒姒為孽將至滅國○管音奸汙鳥候反宗也忍兮
刃曉七歲反又音轟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之遠俾我獨兮

我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
善同又如享注及下皆同婢必爾反復扶又反諧側鴉反咎

音疏

取白茅束束之兮是二者以潔白相束而成用與婦
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
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潔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

正德六年刊

詩疏十五卷一

王世珍

十二

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潔白恩禮
相申束使已管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
為管柔韌中用兮何為更取白茅束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
則脆而不可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
寵褒姒以點申后似取白茅而弃韌管故以為喻餘同○傳
白華至為管○正義曰白華野管釋草云茅管白華一名野
管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切異其名
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末漚者為野管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
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
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然申
后明以管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管漚之明韌也茅不漚
故脆也言取白茅束束之言收束以凝用非以束白華也茅
雖比管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是茅可以為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箋之子至奔申
○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
不復答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諧申
后之子宜咎宜咎奔曰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
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
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焉獨也

英英白雲露

彼管茅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决决同天步艱難之子

不猶

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

祭周厲王然而觀之化爲玄龜童女過之當宣王時而生女

懼而棄之後壞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夏尸雅反繫士其反妹也又尸醫反爾雅云

爲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管茅中束之義故因言此茅之蒙

養英了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管之與茅也之得長

是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

退不得覆養是管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

潤養彼可以爲管之白茅使與白華之管相亂易猶蒼天下

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環玦今與申后相換代也天主褒姒

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

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

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

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

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

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

露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茅以成大

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

○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其喻寵褒姒而黜甲后故

正德六年刊

許疏十五卷一依抄刊三千五百

疏

猶○毛以

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主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
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
入天之命此父矣其何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藏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繁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謀之化爲玄竈
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弃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
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
共處曰同二君二定君也繁龍所誅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
流彘之歲也裳二幅曰幃謀謹呼也竈或爲蜺蜺蜺也毀
齒曰亂亦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
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爲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蜺蜺蜺也
以其言未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
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
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在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
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特童妾七
正德六年刊詩疏十五卷之三
王季珍藏
八十五
卷之十

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
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
與人同
灑池北流浸彼稻田
灑池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道同

於申后灑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灑符鹿
皮休二反浸子鴉反字亦作寔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
見默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歌

音嘯本亦作嘯效古卯反
本又作姒一音於驕反○**疏**
箋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

物此刺申后見默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
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灑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自
所觀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局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
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豈水西鎬在豈水東然則豐鎬
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
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
浸者不得在豈水之中則此池在豈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
豐以溉灌故言得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傳而亦言北流者以
池上引豈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豈亦爲北流鄭直云
水北流不特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

義曰以此肅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樵彼桑薪**

印烘于湛

印我烘燎也燥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燎於姓竈用沼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立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

焦但焦反印五網瓦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其凶二反孫炎音恭湛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姓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穎反何

康瑩反碩野王口井為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饗

天志反變七亂反食音嗣焯音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照早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疏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善不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燥竈失其所也

王煇納彼中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

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

正德六年刊詩疏十五卷之三王廿珍騰

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燥

姓也舍人曰燥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然火照物若今之

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

注云未燃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書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樵薪也此以燎燥為不宜明其宜少儀也

故知宜饗膳之饗饗以黃肉饗以炊飯雙言之也黃肉亦言炊者以炊然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熟食故可以養人申

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片得以養人為喻者以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

是母而養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故為喻也○**念子慄**而欲外人不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

慄視我邁邁

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志於王也念之慄慄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

言○慄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佈佈孚吠反又字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

力

意不說好也許云狠疏擊其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

怒也說音悅下同。○疏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

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傲王亦不可得也。言王

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

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反視

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正義曰

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

反以相對故以了為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有鵲

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在梁有鶴在林 鵲禿鵲也。義云鵲也。鶴也。皆以魚為美

而反在林興王養鵲也。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鵲。秋

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反。鵲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 疏有鵲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鵲

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鵲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鵲之性貪惡

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

衰妙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衰也。申也。皆

以后為尊貴衰妙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

疏

擊其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疏

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此維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
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載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
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也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
雌雄故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各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
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曰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
其象曰止而有扁斯石履之甲兮扁扁乘石貌王乘車
說男下女也之禮與王同其所登車以履石申后始時亦之子之遠
然今也黜而卑扁扁顯反又必成天之

白華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